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輯傳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元春

謄錄監生臣丁覲光

春秋輯傳卷三

明 王樵 輯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啖氏曰穀梁是也左氏不達曲為說曰莊公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毋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為他國所殺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 按同雖嫡長未誓於天子猶

不得稱世子況不請命可以為諸侯乎文以弑逆得位又不以道終於他國無所受之可知先儒謂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然朱子則以不書即位者非聖人絀其即位自是魯君元不行即位之禮其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也如此則莊公不行即位之禮公穀以為繼故而有所不忍焉得之矣然以此示訓可也其實莊公主王姬閔公盟落姑僖公會檉三公不書即位皆以煢然在疚之人而與於嘉事未見其創鉅痛

深之意其不行即位之禮者或自緣國亂倥偬而廢耳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　公羊傳内諱奔謂之孫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與弑公也　杜氏曰魯人責之故出奔　胡傳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

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彦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絶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　汪氏曰文姜與弒桓公哀姜與弒二君皆罪大惡極不可復居魯國故

皆書孫雖不曰奔使若自知愧恥而去然亦可見其無所容則其絕之也至矣哀姜去而不返齊人討而殺之得討賊之義矣文姜復歸于魯而或會或享如齊如莒一書再書而又再書春秋非與其歸魯也所以深惡魯之臣子無憤疾之心而不能仗大義以誅之也先儒謂唐武后廢中宗而移其宗廟張柬之等當廢為庶人而賜之死引春秋絕文姜之義以為斷可謂得聖人之意矣春秋于文姜不曰姜氏而曰夫

人綱目于武后不曰太后而稱武氏盖稱姜氏則疑于妾媵而其罪不彰稱太后則猶為天下之母而非庶人矣况聖人筆削父母國之史而朱子筆削前代之史師其義而不襲其文豈非得傳心之要乎　唉氏曰公羊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念母也豈有先在齊而令書孫乎盖見無夫人至文故云耳不知夫人隨喪而歸矣穀梁亦言夫人先在齊至練祭時感母不預故録之亦非也

夏單伯逆王姬單音善後同逆左作送

公羊傳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陸氏曰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內邑為號令歸國如單伯祭仲是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穀梁傳命大夫故不名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范氏曰單姓也伯字也　孫氏曰

天子命莊公主讐婚而公不辭故交譏之單伯左氏以為王卿士逆作送下王姬歸杜云不書逆公不與接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穀梁曰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趙氏曰廟者非所當居何論尊乎王姬不可居公寢何論卑乎公羊是也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改築禮也其書譏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魯忘仇讐安與之接婚姻而不辭春

秋以為是無人心而天理滅矣一書再書不曰築王
姬之館而曰築王姬之館于外所以深著之也其築
之於外何也懼齊也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
段氏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辭焉乃館于外
將以衆逆子羽曰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
藏禍心以圖之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
之祧齊強魯弱桓公如齊不返魯不能讐而猶虞其
包藏禍心如楚以衆逆之事故築于外耳胡氏謂魯

人知仇讐接婚姻之不可故異其禮而築于外曾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斯意則善矣然考其實則自主王姬之後今年會伐衛明年同狩又明年復會伐衛讐齊之意無幾微見於舉動烏在知接嘉禮之不安而築之外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書錫命之始

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之黼

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簒弑未嘗入朝受命令以王命寵簒弑又死而追錫之不正甚矣或書天王或書王范甯以為非義所存是矣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王姬歸于齊

趙氏曰凡外女歸者皆以非常乃書合禮則不書兩書王姬歸此年及十一年皆非常譏與讐為婚主也　書外女未

有詳於此者書逆書築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公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郱蒲丁反鄑子斯反郚音吾　此書遷之始

啖氏曰齊欲滅紀故遷其三邑公羊云遷者何取之也曷為不言取為襄公諱也按取人邑非善事若為之諱是掩惡也穀梁云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按下有紀侯大去其國明此時未遷故知郱鄑郚是紀之三邑爾　趙氏曰凡非所遷而遷之其惡著矣能以國遷曰某遷邢遷于夷儀之類言存為列國徙而

臣之曰遷某移入封内以為附庸也宋人遷宿之類今按趙氏曰從而臣之曰遷某如宋人遷宿之類然則遷邑義亦同此杜預謂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自古遷滅人國邑未有棄其人但取空地者盟向之民不肯從鄭主遷其人于郟此王自遷也若齊取紀邑肯如是乎杜氏曰邢在東莞臨朐縣南鄑在朱虛縣東而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杜氏曰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王氏曰於餘丘小國盖其後屬邾　胡傳按二傳公穀於餘丘邾邑也於發語詞猶曰於越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　愚按是時莊公幼在喪慶父專兵假詞侵小直書而罪惡見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穀梁傳主之者卒之也范氏曰主其嫁則有兄弟之

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禮記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　孔氏曰他國夫人之卒例皆不書唯魯女爲諸侯之妻書其卒耳王姬非是內女亦書其卒爲比之內女故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云云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是其比內女也　汪氏曰周禮爲王后齊衰解之者曰諸侯爲之不杖期固未聞主婚王女而爲之服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后崩不見于經則當時諸侯于王后之喪禮畧矣而

顧為王姬服其重在齊而不在周也或者以為尊王命過矣　按後此齊桓王姬亦魯主之而其卒不書蓋莊公之舉為齊而非為周至桓而勢自廢可見主婚修服之非禮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諸若反公作郜）

左傳書姦也　詩序猗嗟刺魯莊公也莊公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　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

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杜氏曰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䄠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馮皮冰反

高氏曰觀宋莊怙求賂類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趙氏曰左氏穀梁皆以不稱氏為貶按例不命之卿不書氏不可别為義　穀梁傳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　高氏曰衛朔奔齊齊欲納之然天王已絶朔而立公子黔牟為衛侯魯輒與師會仇讐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按左氏曰緩也葢王崩至是七年矣觀子儀黑肩之亂則王室或多故矣故七年而葬魯往會之而書夫以天下葬一人何故之能淹至于七年之久見周臣子之慢也會葬不書其人見魯之慢也莊王以後無有以緩葬書而有速葬者王室益弱禮滋略矣穀梁言天子志崩不志葬曰必其時也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劉敞言公親會之不書葬常事也曰不親會之則書葬非常也死生終葬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

常事而不書也公穀皆以為改葬誠改葬則聖人明書之矣世之末也何事不有豈能必桓王前已葬哉況是時諸侯無王同軌畢至之禮尚不能行于初喪七月之期況改葬乎葬未嘗會而改葬會乎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户圭反

左傳紀于是乎始判　公羊傳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杜氏曰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

故書貴之　趙氏曰此乃紀侯之命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左傳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乃旦反厲公在櫟故　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為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通君臣　杜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胡傳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于齊不共戴

天茍能救紀抑齊兩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也　紀在魯東北滑在魯西南果欲救紀道不出于滑况莊公方幼唯齊是從豈暇謀紀左氏將會鄭伯之說殆意之耳是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謀納朔蓋仍以此事出耳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作饗

穀梁傳饗甚矣　杜氏曰祝丘魯地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　范氏曰禮諸侯絶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變不服之例為之服大功　孫氏曰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者内女嫁國君則服大功常事也此卒者為下紀侯去國齊葬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蘇子由謂鄭伯子儀也胡康侯謂鄭伯實厲公非子

儀也按前年次于滑鄭伯辭以難杜預為厲公在櫟故則蘇說是矣　春秋有一國而二君鄭突儀衛衎剽是也須在國者得主事

紀侯大去其國

大者紀侯之名齊滅不書而以紀去為文宗祀尚存也　以大去為義皆鑿說也公羊復讐之說無稽害教致漢武窮兵匈奴援以為說公羊之得罪于聖經也大矣　穀梁云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詞民之從之

者四年而後畢也果若其言太王之遷岐末之過也紀區區者之有是也有是紀不亡矣　程子云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師未加而已去夫滅國者無罪而不爭而先去者有責則太王之去邠亦非矣蓋程子執死社稷之義然以酅入齊委曲存祀然後委而去之春秋詳書蓋亦原其情矣未見責其不死也胡氏謂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是以太王望人人乎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戕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于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惡其詐也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此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禚公穀作郜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讐者無時焉可通與讐狩甚矣　按隣國市援立之恩强公子伺圖嫡之釁當時之習為而不恠者也　季友之祥慶父之材皆非人下同無齊援將不得立故康節經世書云齊殺桓公立其子同得其事之實矣如是而望其能讐齊得乎人蓋微者若是齊侯無緣不書也　此即猗嗟之詩所為刺者莊公射則貫舞則選見夸於齊

人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人以為齊侯之子焉不惟不之讐出國與齊人狩直書而義自見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秋郳黎來來朝郳公作倪黎左作犂

左傳名未王命也　杜氏曰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黎來名未受爵命為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今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納惠公也　桓十六年朔出奔齊書名已以王命絕之矣今魯與四國又黨有罪以納之穀梁謂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唊子謂若貶之而反書曰人則後人安知其齊侯宋公乃隱其惡而非貶矣此四國人與上狩䄍齊人唊趙皆謂非其君也

六年春王正月正月公穀作三月

王人子突救衛書救始此

穀梁傳善救衛也　按王人微者而稱字尊王命也尊王命所以甚諸侯之惡也終春秋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耳救雖無功大義已正何休乃謂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為天下笑故為王諱誤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衛大夫于秦

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胡傳入有二義一

難詞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

之徵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

命也

秋公至自伐衛

書至猶公至自唐之意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作寶

俘軍所獲也公穀作寶所獲重器也朔之奔也齊侯容之其入也連諸侯納之故以寶賂齊而齊以分於三國焉故主齊言之左傳謂文姜請之也數出淫齊侯愧于其子若曰由姜之請多得衛寶以悅莊也以愚莊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傳齊志也　杜氏曰防魯地文姜數會齊侯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

以言之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辛卯夜穀夜作昔見音現

隕于閔反公作霣凡隕字後同

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　公羊傳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　杜氏曰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

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如雨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　啖氏曰星隕如雨為奔流者衆如雨之多自漢以來史籍頻有詩曰有女如雲李陵曰謀臣如雨皆言多爾左氏不達此理故說之鑿　按星隕如雨語本易曉止緣左氏讀如為而故有與雨偕之說其誤可不必辯惟恒星不見終屬難明左氏以為夜明杜氏以為日光不以昏沒何得春秋以來歷代更不見有此異耶

秋大水無麥苗

杜氏曰周之秋令五月平地出水漂熟麥及五稼之苗　劉氏曰左氏云不害嘉穀也無麥苗矣猶謂不害嘉穀妄也　公羊傳曷為先言麥而後言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　何氏曰苗者何也生曰苗秀曰禾據是時苗微麥彊俱遇水災苗當先亡按穀梁云麥苗同時也謂麥與五稼之苗同為大水所漂而無收故書曰無麥苗據令之五月乃麥成之時而禾則始苗耳麥先苗後安得言待無麥然後書

無苗哉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氏曰穀齊地濟北穀城縣今山東兖州府東阿縣治　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葉氏曰夫人與齊侯八年而五相求自始孫于齊見一貶其後不復貶惡惡不再貶也　汪氏曰齊詩南山載驅刺襄公而皆曰魯道有蕩不一言之聖人於春秋一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再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而

於國惡無少諱焉其垂戒豈不遠哉　張氏曰二年于禚書冬十有二月四年于祝丘書春王二月此猶書月也五年夏如齊師則書時矣七年于防書春于穀書冬則時而數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　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　胡傳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慗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

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鄭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　杜氏預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甲午治兵

左傳治兵于廟禮也　公羊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于是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胡傳此治兵于郎也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范氏曰郕同姓之國而與齊伐之是用師之過也　湛氏曰莊公舍復仇之義而反同以伐郕宜郕人之不服也

秋師還

左傳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

也遯也　崔氏曰歷三時而師還所以始終其事而見其惡

冬十有一月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大夫皆齊戍也守葵丘齊地臨淄縣有地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音基戍公問也命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子適太襄公絀之二人連稱管至父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

曰捷吾以女為夫人亶無知之言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貝丘皆齊地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此與漢呂后見趙王如意為祟事同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直類反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刦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齊小臣死于階下亦鬭死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　今按三人可謂賢矣徒人費不懷誅屨之怨以死扞君尤賢也

齊襄雖無道然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此出于天性民彝不容自已故以小臣徒人而著其節彼居崇據厚號卿大夫者平日從君于昏臨難又偷生苟免視此何如哉胡氏謂費等不以死節書乃皆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使百姓苦之者也夫不書自以微故晒胡自見三人逢君之惡乎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傅亂作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傅奉公子糾來奔來不書皆非卿也趙氏曰穀梁云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按例不命之卿例不書氏既不

書氏自然以名連國　又曰莒近齊之小國而齊襄強而無道大夫如何輒敢將公子奔之而獲安乎穀梁以襄被弒二公子乃出奔此說為正

九年春齊人弒無知

左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齊大夫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其器反公穀作暨

左傳齊無君也　杜氏曰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于

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　趙氏曰納讐人之子屈禮而盟大夫故書公及大夫盟

夏公伐齊納糾左作納子糾

齊小白入于齊

左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程子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桓凡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于子

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幷注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　胡傳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

不禀命故以王法絶之也　今按不稱公子説又見昭元年莒去疾下　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而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争國其言固出于薄昭之前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參以夫子答子路子貢之言斷之蓋聖人之于人功罪不相掩今但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子糾之雖無害于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干

左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而歸秦子梁子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公旗辟音壁于下道以誤齊師是以皆止　杜氏曰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趙氏曰內敗不書此書者納讎喪師以惡內也　按莊公

以千乘之國周公之胄不能及離人之在一帥義旅問禮成不返之由以洩不共戴天之憤今讐幸惡盈貫其身殲賊手乃又以德報怨欲為之圖其後嗣毒衆勞民為讐人納其所不當立之子以致喪師身幾不免春秋諱之不足故明書以示譏也吳與楚戰吳子之所乘舟餘皇為楚所得其臣恥而欲死之今魯與齊戰一敗僅以身免令年之戰喪戎路傳公升陘之戰邾獲公冑縣諸魚門不聞魯人有恥而欲死之

者甚矣魯之無人也胡氏謂内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夫敵怨不及其身而謂與讎戰無名喪師而謂敗亦榮其義迂矣又言按左氏公親在行不言公敗不為復讎舉事也使是時莊公不為納糾而以復讎舉事將問罪于何人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鮑叔師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

(曰讐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魯地)名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而稅(土活反)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才過之)使相可也公從之

胡傳取者不義之辭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

趙氏曰左氏謂魯殺子糾按論語云桓公殺公子

糾則知齊自殺之非魯也

冬浚洙（洙音殊）

杜氏曰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為齊備　胡傳見勞民于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勺上酌反）

左傳齊師伐我公將鼓之曹劌（古衛反魯人）曰未可齊師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

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杜氏曰長勺魯地　胡傳齊師伐魯不書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按此齊報九年納糾之役也乾時之戰我師敗績齊人取子糾殺之魯為齊弱而又負曲齊以直責而又乘勝是以師至于長勺深入魯地魯不能有辯諭之辭以服敵心又無制敵之長筴以正取勝乃以詭道掩獲雖勝

不貴矣故書公敗齊師于長勺而貶自見　曹劌事恐非實

二月公侵宋

公羊傳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汪氏曰趙氏駁三傳侵伐之說而謂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然齊桓侵蔡劉文公侵楚豈可謂無名行師乎文定改之曰潛師掠境曰侵其義當矣

詳見隱二年

三月宋人遷宿此遷國之始

穀梁傳遷亡詞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杜氏曰宋强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于邢遷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繩正反

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魯大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雩門魯南

城門蒙皐比虎皮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杜氏曰乘丘魯地　陳氏曰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可以知人心矣不茍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茍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往歸之矣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莘所巾反舞穀作武

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

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穀梁傳荊者楚也何為謂之荊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蔡侯何以名獲也啖氏曰晉侯之獲何以不名乎故知其以失地故名耳　按息嬀事恐未實　此年荊敗蔡師與十四年荊入蔡自是以夷夏消長之大勢而書蔡最近楚楚圖北方蔡必首受禍是時齊桓方圖

伯未集而荆人之勢已如此矣左氏瑣瑣記一息嬀之事假令其有亦豈足書哉　杜氏曰荆楚本號後改楚羋蔡地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此滅國之始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啖氏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譚子奔莒弦子奔黄之類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諸侯失地

則名國滅而奔者何以不名既書其滅罪已昭矣緣隨敵人歸者書名以重其罪故奔者不名以示等差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及書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楚滅頓以頓子牂歸滅胡以胡子豹歸之類奔所以不名者位或未絕也以歸者則位必絕矣今按滅國之義啖氏詳盡桓文皆有反國而討不見禮之事葢其既霸之後人為之傳會入而諸侯皆賀亦未應有此　齊桓圖伯之初滅譚滅遂降鄣

還陽專以威力虐小侮弱其後雖能存三亡國而功不足以掩罪矣春秋書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荆子所為齊亦為之不待貶絶而惡自見矣　陳氏曰書滅始于此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乎此矣曷為以首亂罪齊春秋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　按五伯為之謂其自為則無以禁人自是接迹無忌耳　杜氏曰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子斯反

左傳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啖氏曰凡魯勝則曰敗某師穀梁云內不言戰舉其大者舉敗彼足知戰此說是也　又曰左氏云未陳而薄之曰敗某師此說為外戰例則可通如

內戰若是未陳則曰敗某師據魯敗外師凡八皆言敗某師豈是盡未陳乎 杜氏曰鄑魯地

秋宋大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不為天所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言懼罪已名禮稱孤其庶乎 李廉曰外災告

則書弔則書左氏注是杜曰公使弔之故書公穀非公羊曰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曰外災何以書王者之後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冬齊侯來逆共姬杜氏曰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按親迎常事得禮不書則不書齊侯逆實非以不見公矣前築王姬之館于外不見齊侯為在喪也令使實齊侯來迎無容不見　陸氏曰公穀皆云志其過我也按書其歸為魯主婚耳穀梁他處即云為之中者歸之與此自相反矣　胡傳按周制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

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以此為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獘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使人倫悖于上風俗壞于下其流至于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胡傳莊公四年紀侯去國至是紀侯方卒故叔姬歸于酅歸者順詞酅者宗廟所在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不歸于魯者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虧婦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公作接捷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矢名射南宫長萬宋大夫公右歂市專反孫生搏之不書獲萬時未為卿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魯聽其得還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萬弑閔公于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宫之西又殺之殺督不書宋不以告立子游宋公子羣公子奔蕭宋邑今沛國蕭縣公子御説奔亳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南宫牛萬之子猛獲其黨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蕭大夫名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

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衛大夫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按賊已討矣不書何也春秋書逆賊出奔一以責國人之失賊一以責鄰國之不當受也陳人始不以為賊而

納之後又因以為利而始殺之故書萬出奔陳而不書陳人殺萬以見其不得為正討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作齊人

夏六月齊人滅遂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

之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胡傳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踵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戴以為盟主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則雖與之可也　按此與晉文公初伯書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文意正同齊晉之稱爵皆始伯之辭非與之也桓之始事左氏不詳而詳具國語管子如作

内政而寄軍令皆權謀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　仁山金氏曰按左氏於莊公之篇多缺無傳雖有不詳獨晉楚之事雖未見于經而傳獨詳焉然終春秋之傳晉楚事獨詳于諸國蓋其時晉之乘楚之檮杌與魯春秋並行故晉楚之事左氏得以參考備書之齊桓始霸左氏于其事獨略豈齊之史策有未備耶如北杏之會左氏以為平宋郜氏以為伐魯經世書曰齊會宋陳蔡邾之師伐魯三敗之取遂　遂之滅左氏以為北杏又會魯于柯遂復其侵地

之不至史記以為魯之獻邑世家曰齊桓公伐魯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邰氏以為取魯之邑見上柯之盟史記公羊以為曹沫之刦也皆載曹沫刦盟反侵地事以愚論之遂在濟北必魯之附庸也齊未得魯必有來伐之師伐遂而卒滅之邑不言伐故知附庸也以威魯也是以魯忍而與齊平為柯之盟此其事實也故當從邰氏之説　按外傳載桓公之言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然則反諸侯之侵地乃桓公之素志定

霸之本謀蓋欲以是結與國之心耳知此則知無曹沫刦盟之事矣王伯厚謂曹沫即曹劌觀其問戰諫觀社藹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沫列刺客之首此乃戰國之風春秋初所未有也盟柯之事蓋游士之虛語而燕丹又欲襲而用之其遣荆軻是以齊桓待秦政又愚之甚者也　杜氏曰北杏齊地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　趙氏曰婁桓公未

嘗侵魯地及盟後未嘗歸魯田且莊公與齊大讎襄
公之時猶歡好不絶不應至桓公却生讎怨公羊之
說非也
附錄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
還　程子曰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
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

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于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于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夏單伯會伐宋

伐宋之役齊止用陳曹不煩遠兵然魯方從霸故齊雖不徵而魯自往會非既約而後期也公穀以為後會非　會王臣之例成十六年秋書公會尹子十七

年夏書公會尹子單子冬書公會單子定四年三月書公會劉子單子特見其為王臣今書單伯會伐宋而已則單伯為魯大夫明矣

附錄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鄭大夫與之盟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謚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厲公入遂殺傳瑕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納我之言寡人憾焉對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而謀名君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

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李廉曰蔡爲周室宗盟之長近于楚而常受楚禍中國之力有不及焉故

自北杏之後齊之盟會蔡不復與矣蔡之始録于經則會鄧以懼楚終録於經則遷州來以避楚楚之始見于經曰敗蔡終録於經曰圍蔡齊晉之伯其極盛則侵蔡以伐楚其極衰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終于柏舉之戰吴操中國之權又以蔡故焉原一蔡之始終而中國消長之形荆楚强弱之變皆可見矣

經世書曰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單音善鄄音絹

左傳宋服也　杜氏曰鄄衛地東郡鄄城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傳齊始霸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自是不復如齊而再如莒蓋齊惡而絶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五兮反公作兒

郳即小邾齊為宋伐故宋序齊上

鄭人侵宋

左傳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杜氏曰郳附庸屬宋而叛故為之伐宋主兵故序齊上　按鄭不誠服齊背二鄄之會而侵宋桓公若能聲罪致討之罪而廢之擇立莊公之子（原繫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豈不為伯業之光哉不此之顧二鄄之會既列諸同好及其反覆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為詞其義淺矣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故也　杜氏曰宋主兵也

秋荆伐鄭南北爭鄭于是始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　按齊方圖伯楚亦浸强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衝而鄭尤要領之國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

以窺中國故鄭者伯與楚之所必爭也自是鄭被兵于中國者三十有九于楚者二十春秋備書以見夷夏之盛衰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程子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伯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　按杜氏云書會

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此說非也諸侯皆序非微者明矣他時猶不敢以微者會公侯况斯舉乎　又按趙氏曰不言公諱與讎同盟也此說無理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况人方以尊天王安中國為名以合諸侯而吾欲拒之是逃義也非能讎也　胡文定云不書公諱也惡失信也據十七年受鄭詹此只緣經文脫公字而轉生說耳公羊本有公字從公羊為是

杜氏曰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

强陳侯介于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郳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　范氏曰附齊而尊王室王命進其爵　杜氏曰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　趙氏以儀父與克為二人見隱六年

附録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按

此左氏之特筆也而不見于春秋是時晉未與諸侯之會盟魯史所無則春秋不得而書也然夫子删詩于唐風無衣見之　王命大夫為諸侯自此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作瞻下同

左傳鄭不朝也　胡傳書齊人執惡齊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見執宜矣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之意也　趙氏曰左氏云鄭不朝也若以國事見執據

例當稱行人　李廉曰鄭詹左氏説是公穀皆以詹為佞人此無據之言

夏齊人殲于遂殲子廉反公作瀸

左傳遂因氏頜烏納反又苦荅反氏工婁氏須遂氏四族遂之强宗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

杜氏曰詹不能仗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

冬多麋亡悲反

杜氏曰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　范氏曰天子玄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　家氏曰夜食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興而猶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曰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

秋有䘢䘢又作蜮音或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䘢射人者也一有一亡言不常也故書曰有

含沙射人此物生楊粤乃魯之所無而今有之故曰有上十七年麋魯之常獸是歲偏多若螟螽之類則在所生之又微細之物不可以數言故不言有不言多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隷古春秋作有蜮爾雅食葉蜮音特

冬十月

書以備四時之終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

家者則專之可也　杜氏曰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　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罪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公之事齊後于諸侯又受鄭詹未討齊宋在鄄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　愚按此說近諸家多謂齊宋怒結因媵事遂盟伯主而來伐若止怒結之不恭不受其盟足矣伐我者必其素謀耳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附錄左傳初王姚莊王之妾嬖于莊王生子頹有寵蔿國周大夫為之師及惠王莊王孫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周大夫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秩祿也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十九年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之數不克出奔溫蘇氏邑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南燕燕冬立子頹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

燕仲父（燕仲父南燕伯為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鄭伯見虢叔曰子頹奸王之位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為明年胥命起）

夏齊大災

杜氏曰來告以大故書天火曰災　啖氏曰公羊云大災何大瘠也按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若以大災為大瘠新宮災亦是新宮瘠乎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戎穀作我

張洽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　家氏曰周有子頽之亂齊桓為伯主若罔聞知鄭伯虢公胥命于弭以兵討亂殺子頽王入於王城齊亦不能預也齊桓之失于為義也多矣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鄭國以納王相命弭鄭地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五月鄭厲公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金氏曰突與忽爭國忽正而突不正然突得稱鄭伯卒葬皆書于春秋葢終有王室之功也功罪自不相掩春秋其為諸侯之無王假鄭以示訓乎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所景反公作省

杜氏曰赦有罪也　啖氏曰肆者放也眚者過也如令之赦爾公羊云忌省有何義乎何休謂子卯日為省日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　按赦古有之原小過耳大眚亦肆則有罪皆赦矣書譏惠奸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按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濫謚不應實爰及婦人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

謚取其夫謚冠于姓之上詩稱莊姜宣姜共姜春秋宋共姬即其義也婦人法無謚也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定姒衰公妾母繫夫謚者也若襄公妾母定姒則別謚也末世別為作謚如景王未崩妻稱穆后皆非禮也魯文姜弑逆淫亂之人得罪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令不誅而死縱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絶葬之足矣又別為之謚曰文而不復繫於桓公可乎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哀姜成風聲姜敬嬴齊姜穆

姜齊歸皆別立謚不復繫於夫且妾母當之不正益甚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音禦公羊作禦

左傳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即公子完為卿辭使為工正　按據左氏御寇太子也而經書公子杜云陳人惡殺太子之名故以國討公子告非也茍殺太子而赴以公子聖人安得不改而正之邪　胡傳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

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于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出於君大夫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于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考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

按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葢下有脱事不然則四

譌為五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傒音奚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

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趙氏曰盟

不自内旹指公也明書高傒見其伉敵之罪也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　何氏曰納幣即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凡婚禮皆用鴈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玄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鹿皮重古也儷兩也　范氏曰公母喪未再朞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婚不待貶絶而罪惡見

趙氏曰婚禮有六春秋獨書其二逆女即親迎也納幣即納徵也

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也　程子曰齊疑婚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一年逆齊難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趙氏曰凡公行及告廟則書公羊云桓會不致有何義乎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

故不與使也　陸氏曰不言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爾非謂責其外交則去使字也　胡傳祭仲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私交之非也

祭采地叔字　啖氏曰私行假言聘故不言王使以譏之　按聘非自行之禮今曰祭叔來聘則知私行假言王聘矣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按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觀社此何禮哉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實因以聚人而為觀游也如後世里社賽祭陳百戲之意故外傳載曹劌之言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為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

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內外傳之言有足相發者　程子曰婚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

附録左傳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之子孫）獻公患之士蔿（晉大夫）曰去富子（富子二族之富強者）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蔿得因而間之用其所親為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楚交中國始此

胡傳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　杜氏曰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詞者葢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啖氏曰若言荆來聘則似舉州皆來故加人字以成文耳無他義也　按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亦豈進之而書人邪蠻荆之情每假禮以行

其詐故今年聘魯二十八年伐鄭矣蠻荆之日近中國之憂也果有慕義之心固當不拒若其懷詐窺覘豈可不備書荆人來聘謹之也繼書楚子使椒楚子使薳罷彼浸浸乎中國文物章矣則亦實録之矣非漸進之也使彼漸染于中國之禮義聖人從而漸進之可也其文則華夏矣其俗則故也春秋所謹而憂也烏在其進之以漸邪荆楚本號後改曰楚非州名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杜氏曰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　劉氏曰為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雖有肅敬之心繁飾之容而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况乎未始有正者

乎

秋丹桓宫楹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黑色大夫倉士黈他苟反黄色也又張斗反丹楹非禮也楹柱也　何氏曰為將娶齊女欲以夸

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射音亦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音戶

杜氏曰扈鄭地在滎陽卷音權縣西北　孫氏曰扈齊

地　胡傳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生三十有六年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内主同任社稷之事葢制於文姜使必娶於母家此於傳無明文孫明復陳君舉有此説或又舉漢吕后使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爲證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左傳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并非丹楹故言皆　御孫魯大夫諫曰

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穀梁傳禮天子之桷音角榱也斲之礱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桷斲之方曰桷圓曰椽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范氏曰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

不子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諸之也言瞻望夫人乘車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僂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約約遠媵妾也　杜氏曰公羊傳以為姜氏要公不與公俱至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進也置也　按穀梁宗廟弗受之義甚精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左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杜氏曰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小栗栗棗脩脯以告虔敬也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宗婦如何大夫之妻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

穀梁傳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劉氏曰不見謂其常耳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于廟禮也何得非乎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腒其居反鳥腊曰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腶丁亂反脯也腶而加薑桂曰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謂為君股肱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附録左傳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胡傳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耳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　陳氏曰君在喪稱子其曰曹羈不能爲子也侵淺事也以千乘之國不能守不可以言子矣然奔君未有言故者言故猶愈於自奔也　按戎而專制諸夏廢置人君亦以病齊桓也　陸氏曰曹羈者義同鄭忽公羊云是曹大夫非也

郭公

闕文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音汝　此諸侯交聘之始

左傳始結陳好也　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杜氏曰女氏叔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胡傳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胡傳不言逆逆者非卿書歸者以别於大夫之自逆者也自逆者若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失常禮　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杜氏曰門國門

附録左傳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晉邑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無春字

附録左傳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夏公至自伐戎

張氏曰莊公治國家之政多闕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于内治乎踰時書至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此專殺大夫之始）

胡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于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于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治之類是也

羈出赤歸

之際必有不附于赤者故殺之耳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杜氏曰徐國在下邳僮縣　張氏曰嬴姓國近齊魯

胡傳不致者從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天子巡狩所以宣布德義諸侯

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杜氏曰洮魯地

胡傳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　戴氏曰夫人會諸侯古無是事也文姜數會齊侯不以為異杞伯姬踵而行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陳鄭服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伯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則謂授之諸侯者非也諸侯豈桓公所得有哉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

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李廉曰衣裳兵車本只穀梁一家之說陸氏深所不取

啖氏曰凡同盟者謂其盟辭同也若言大而侵小國無我詐齊人出師魯以兵革從如此之類彼此之辭非同盟也若言同奬王室之類載書之內衆國共其信誓無彼此之異乃同盟也　趙氏曰公羊云同盟者同欲也予謂小國被制而至豈皆同

欲穀梁云同尊周也同外楚也且盟會之辭固當云同救災恤患及勸善正惡等辭豈止尊周外楚一辭而已故知啖氏說同盟之理當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啖氏曰陳原仲之葬書者見季友私事出竟也　按直書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不待貶而義自見者也胡氏謂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者乃春秋端本之意謂王臣私交乃始亂

而末流至于大夫交政於中國恐非經本旨　劉氏曰公羊云何通乎季子之私行避内難也非也是時内難未作何避之有若季子見幾遠舉是忘宗國之亂也況去莊公没尚數年而遂云避内難乎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問父母寧否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歸不反之詞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胡傳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

伯姬來者不當來也春會于洮冬又來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按夫人歸寧說見總例左氏說未是

莒慶來逆叔姬

胡傳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

杞似姓夏禹之裔或稱伯或稱子義見滕子諸家謂王者之後本稱公因貶絀而稱伯稱子此恐未然又見僖公二十三年　李廉曰切嘗考之周封三恪微子以三仁之賢得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故其命之曰庸建爾于上公尹兹東夏杞雖王者之後然東樓公本無大功德豈遽錫以公侯之上爵乎

附錄左傳王使召伯廖彫反力王卿士賜齊侯命賜命為侯伯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在十九年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曰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汪氏曰魯兵不與伐衛者亦猶魯濟謀伐戎而魯不與伐戎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胡傳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伐衛則其以衛及之何也齊人奉王命討衛立子頹之罪衛不徵詞請罪

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謀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按衛立子頹其罪固不容誅然已越十年而衛君已易世矣當其時桓公方圖伯事不能聲罪致討及鄭伯納王王來錫命使討而後行雖曰已晚然奉王命以從事必使衛服其罪請歸司寇

斯得為伯討矣乃姑取應文數以王命取賂而還是何異于春秋之季趙盾諸人之為乎考之去年同盟於幽衛已不至桓公無亦本有懟衛之心因假王命以伐之夫非誠以從王非正乎伯討則衛之不服敢抗伯主而與之戰其罪亦當有分其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附録左傳晉獻公娶於賈姬姓國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

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于人曰女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今平陽蒲子縣與二屈今平陽北屈縣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

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章也君伐功也晉侯説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若此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瑣素果反

瑣在位十二年子蘧篨嗣是爲文公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州舉之者狄之也　程子曰齊桓伯主會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　胡傳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朱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内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　按左傳所載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之事不可信夷夏大故經文自有本末左氏多采雜說

以附其間殊
汨亂經意

冬築郿志悲反公穀作微

杜氏曰郿魯下邑　郿公穀作微王氏曰帝乙子封於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子鄉　按左氏云邑曰築都曰城非也邑都相較無幾而城築殊名可守凡土功大曰城小曰築完舊曰城新創曰築築郿所以志者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時屈可知矣

大無麥禾

杜氏曰書于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

孔氏曰麥熟在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計食不足而後總書之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　啖氏曰公羊云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按築微冬之初也無麥禾歲終諸穀皆入無此二穀乃書依先後記事耳何關諱乎　董仲舒曰春秋於

它穀不書至無麥禾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公羊傳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穀梁傳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

糜信云文赣也而百姓飢君子非之　按外傳魯饑臧文仲言于公曰國病矣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則臧孫實以公命行謂諱之以為臧孫之私行者非也其書之意則公穀之所言者是矣左氏云禮也則不知春秋非以為得禮而書也穀梁云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不知此若不告彼何由知乎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左傳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啖氏曰馬雖出入有時廄何妨農隙修之　公羊傳新延廄者何修舊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穀梁傳延廄者何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言改故而新之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

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廏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凡侵例見隱二年　張氏曰許鄭世讎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蜚扶味反

左傳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記

異也　劉歆曰負蠜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
劉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
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是時莊公取齊淫女為夫人
既入淫于兩叔故蜚至天戒以為將生臭惡聞於四
方也　新安羅氏曰負蠜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清旦
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畚作掇去之日出則散去
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熯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
由此耳　啖氏曰左氏云凡物不為災不書春秋記

異多矣何必為災乃書　爾雅蜚蠦蜰郭璞注蜰即負盤臭蟲劉歆以為負蠜誤矣江休復雜志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蠜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杜氏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城諸及防

左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杜氏曰諸防皆皆邑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難而興作傳皆重云時以釋之他皆放此諸令城陽縣　釋例曰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修則壞故雖不臨寇必于農隙備其守禦無妨民務傳曰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於是納其禾稼三務始畢而戒民于土功

事也火見而致用大火星次角亢而晨見於是致其用也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謂夏之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樹板幹而興作焉五行北方水爲北方之宿爲水星言水昏正者夜之初昏水星有正中者亦非北方宿皆中也日至而畢謂日既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啖氏曰此但以先後次第何必大小乎

范氏曰傳列凡城之志皆譏此之可城者得土功之節則譏之淺失土功之時則責之深不謂作城無譏也　春秋重民力亟興土功不繫乎時

與不時皆貶也築郿吿糴新延廐城諸及防不已亟予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無師字張氏曰當從公穀書師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　趙氏曰據齊霸已成魯為之弱何敢議救葢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聞鄣已降故不行耳然疑事勿質闕之可也　成魯地

附錄左傳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　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鬬穀奴走反於音烏菟音徒為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鄣降戶江反鄣音章

杜氏曰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葢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　公羊曰鄣者何紀之遺邑也　啖氏曰紀之全國猶不敢敵齊豈有一邑之民而能二十餘年獨拒齊乎故鄣自是

小國耳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杜氏曰以賢録也無臣子故不謚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子禮反）

左傳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杜氏曰濟水歴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　汪氏曰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意也

齊人伐山戎

陸氏曰公穀皆云此齊侯也貶而稱人按例無有諸侯自伐改爲人者趙子曰二傳不知謬文之義妄穿鑿耳啖子曰蓋齊侯謬文耳說見明年　穀梁傳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　按言由山戎病燕使不能通職貢于周故伐之桓公此舉多以勤遠略爲譏然此時桓事新集楚勢

方張豈與得已之師據史記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則不得不救然春秋不以救書而下書獻戎捷則齊侯之志實在遠略寧孔已知之矣　杜氏曰燕國今薊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杜氏曰刺奢且非土功之時　徐氏曰郎泉臺也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　何氏曰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動而無益于民者雖

樂不爲也　孫氏曰莊亡年興作又一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甚矣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公羊傳譏遠也　杜氏曰薛魯地　何氏曰禮諸侯之觀不過郊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

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趙氏曰據齊未霸之時尚不曾朝魯今既為霸主豈肯自獻戎捷予必無此理但文誤爾二傳皆言齊侯親伐山戎又僖九年葵丘之會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皆論齊侯親行之事則知去年伐山戎當書齊侯今獻戎捷當書齊人文互致誤爾穀梁云軍得曰捷戎菽也齊桓分戎菽與諸侯不近人情又捷者軍得而安知是菽乎

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旂獲而過我也旂獲建旂縣所獲 今按齊魯方睦何威我之有旂獲過我又妄説也

秋築臺于秦

范氏曰秦魯地 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

冬不雨

程子曰一歳三築臺明年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曰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五峯胡氏曰孫魯人也考此詳矣惟左傳曰為管仲也杜氏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小穀者濟北穀城縣也中有管仲井不繫之齊者大都以名通則不繫國也按昭十一年楚申無宇言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杜預蓋附此而為說然經文自云城小穀未嘗云城穀何以知小穀之為穀城邪齊自有

穀如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穀宣十四年歸父會穀皆濟北之穀也此城小穀自是魯之小穀耳何與于齊邪孫氏曰去年三築臺冬不雨今春又城小穀荐饑而輕用民力此其所以書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趙氏曰按制伐鄭經今五年豈有許時方報之乎　杜氏曰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趙氏曰假令鄭先見亦得在上乎　杜氏曰梁丘在高平

昌邑縣西南今按穀梁謂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百里恐未是又曰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並無稽之説汪氏曰盟會之序主會者居上若遇則以簡禮相見比于不期而遇者莫適為主故以爵之尊卑為序爵同則以國之大小為序耳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魯大夫見孟任黨氏女從之言欲與通也閟不從公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為夫人而曰以夫人言許之者後不果如盟姑為是言割臂盟公生子般音班雩祭天也講肄也于梁氏

(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觀之圉人犖(力角反掌養馬者)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稷門魯城門投蓋于稷門未詳)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慶父牙同母兄)問於季友(傳曰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季友)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魯大夫)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逵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公羊傳何以不

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名季子季子至而授之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桓公及今君生慶父亦當及是魯之常也慶父也存莊公辭此承班也存之語而應之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

成（時牙實自欲弒君兵械已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時世大夫誅不暴揚子當繼體如故）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或是大夫家或是地名）至乎王堤（地名）而死公子牙今將爾（將欲弒君）（事未行也）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

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終然親親之道也　陸氏曰公羊云何以不稱弟殺也按書公子常例也叔肸書弟自特書耳不得引以為義按叔牙之事公羊得之若如左氏則只以慶父材一語而遂殺之亦無此理牙以卒書者雖酖之以立叔孫氏喪以大夫之禮也周禮小司寇同族有罪不即市文王世子曰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魯之處牙自是遵用此故事耳諸家皆有褒美成季之

說恐經無此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啖氏曰凡公薨必書其所（小寢路寢高寢之類）詳內事重凶變也　趙氏曰公必薨于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于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莊公正終而嗣

禍分位不明而閨闈不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飭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託甥足交輔則簒弑之禍曷由而至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穀作乙未般音班

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出奔不書國亂史失之立閔公莊公庶子時年八歲又曰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　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據子赤不言子赤卒君存稱世子

明當世父位為君君薨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以尸柩尚存君前臣名也既葬稱子不名者無所屈也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立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啖氏曰凡踰年君卒皆稱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故不書薨而曰卒先君未葬則名之父前子名義也既葬則不名子赤是也　何氏曰稱卒不地降成　趙氏曰子般子赤以被殺故不書地義與隱同子野非被殺而亦不書地闕文也

公子慶父如齊

杜氏曰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啖氏曰穀梁云此奔也其曰如諱之也若實奔而曰如乃是掩其惡豈然乎　按慶父竊國之謀久矣叔牙弒械已成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莊公且不得以道終而子般之賊不待今年矣既弒子般猶不能遂有之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于霸主

以為自托之計齊桓大則方伯親則比隣甥舅之國也豈不知慶父之為賊而容其來使縱其復歸以貽魯國累世之禍謂之何哉春秋書之一以見其得兵權出入自如而莫之制亦以見時無明王賢伯故使亂賊縱横而其端末已也桓文之事聖門所以不道也有以哉

狄伐邢（此狄入伐之始）

杜氏曰邢姬姓周公之胤國在廣平襄國縣

春秋輯傳卷三